



运河春色

◎孙镜福

踩高跷

◎方述怀

把身体、风景和众多的目光
抬高，摘到云朵
和唐诗宋词里的好句子

早春请来了万亩梅林
把锣鼓声固定在枝头上

红色的披风一闪一闪的
众多往昔的气息
被送到杨树的顶部

一支高跷队从春天出发
带着云朵的柔、铜锣的翠

带着蓝天的深广
日子深处的喜气
代替骨头在走路
而我的双脚
正沿着看不见的两根柱子
向春天生根

父亲的红烧肉

◎文娟

父亲喜欢做菜，最拿手的菜是红烧肉，肥而不腻、瘦而不柴。每次吃父亲做的红烧肉，我总能干掉一碗白米饭，要不是害怕脂肪堆积，两碗也能撑。“太下饭啦！太有味了！”我边吃边夸赞，父亲总是摇头，说没那时候好吃。我晓得父亲说的“那时候”是什么时候。

父亲的父亲是残疾人，加上早年丧妻，家里异常清贫，吃了上顿顾不了下顿。谁料破窑里烧出好砖头，父亲天资聪颖，四岁能诵三字经，五岁会加减乘除。祖父在责怪父亲投错胎的同时决定砸锅卖铁供他念书。七岁那年，父亲被送去了私塾，他乡，寄宿，按现在的说法叫全托。

老师仁慈善良，把父亲当成自己孩子，有饭吃饭、有粥吃粥，从不避嫌父亲。某个节日，饭桌上出现了一碗香喷喷的肉。父亲看呆了，口水随着暗红发亮的肉色恣意横流。老师摸摸父亲脑袋，问吃过肉吗？父亲摇摇头。“吃吧，这是红烧猪肉。”老师给父亲夹了一块，见父亲意犹未尽，又夹了一块，说：“好好念书，将来才有红烧肉吃。”从那天开始，父亲变得懂事了，学习更加刻苦，哪怕盘旋头顶的鬼子飞机，也没能叫他丢弃书本。

辗转数校之后，终于考取城里的学校，成为乡里第一个走出寒门的贵子。工作不久便受到提拔，不仅吃上了红烧肉，而且拥有了美满家庭。正当父

亲想用红烧肉去感谢恩师时，讽刺的事情发生了，父亲因读书太多被关押起来，晚上不给睡、白天不给吃，饿得头晕眼花、有气无力。

远嫁异乡的姑奶奶得知了父亲的遭遇，冒着被株连的风险，跑到关押父亲的地方，买通看守，悄悄递过一大碗压得结实实的米饭。父亲顾不得用筷子，直接用手，一把一把，拼命往嘴里塞。姑奶奶眼泪哗哗：“我苦命的大侄子，你慢一点，别噎着。”父亲果真停止了动作，碗底，竟出现了红烧肉！父亲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：“这是给我吃的吗？”姑奶奶点点头：“这是专门给你做的红烧肉，放心吃。有姑妈在，别害怕！”

“那碗里的红烧肉，我是和着眼泪咽下去的。”即使到了白发苍苍的暮年，回忆起往事，父亲的眼里仍有泪光。

真正能够敞开肚皮吃红烧肉，是在父亲中年以后。

命运只开了个玩笑而已，文化总归是最强大、最持久的力量。平反后，父亲又进了城，担任了单位领导。应酬多，接触饭局的机会更多，鸡鸭鱼肉、山珍海味，应有尽有。父亲却只爱红烧肉，为探讨红烧肉的做法，父亲结交了几个大厨朋友。在父亲影响下，单位一帮人都喜欢上了红烧肉。父亲特意在自己办公室书裱了一副对联：“既可食有肉，也可居有竹。”父亲崇尚东坡先生，为了红烧肉，他宁愿有失风雅。

有次，父亲去合作单位参加活动，对方见父亲清秀儒雅、气质卓然，特地布置了一桌精致的菜肴，无论冷菜还是热炒都不见肉的踪影。秘书偷偷找到相关人员，对方反应神速，立马端上一盘名曰压轴菜的红烧肉。父亲终于笑逐颜开，称此次活动非常圆满、非常成功。对方一把抱住父亲，称遇到知己了啊！父亲会意，立即向对方发出邀请，欢迎互动，到时一定拿红烧肉款待。

退休后的父亲依旧把红烧肉当成主食，奇怪的是“三高”一样都不高，身体仍像年轻时一样健康。只是某个冬天，父亲因衣着臃肿，在楼梯上摔了一跤。我们吓得不轻，以为脑梗，立即送去医院。就是嘛，早晚出事嘛，谁叫吃这么多红烧肉嘛！正待检查的父亲不理睬会抱怨，吵着闹着肚子饿了，要吃红烧肉。病房里的其他人以为我们虐待老人，议论这么大年纪的人了，还剩多少时日活，想吃啥就给啥嘛。对啊，这说法有道理啊。我们赶紧张罗红烧肉，果然，奇迹出现了，红烧肉一下肚，父亲就一骨碌坐起：“待这里干啥呀，回家去呀。”

时光不紧不慢的，耄耋之年的父亲也是不紧不慢的，看看书读读报、煨煨红烧肉。只不过不再要求“肥而不腻、瘦而不柴”，只要求“入口即化”。看得出，父亲认真咀嚼的样子，不单是在品尝红烧肉的滋味，有些往事、有些情感，是值得没齿难忘的。

秋桂花

◎低眉



爸爸倒好的。生在六月，荷花盛开。弟弟也好的，他有牡丹开。只有我不好，生在八月，开桂花。小姑姑是四月，开蔷薇。野蔷薇我见过，一股野气，斜在河岸边。开白花，远远地，疏影横斜。

一个月份对应一种花，生在哪月就对应哪种花。西边邻居家的小伙伴建平，对应菊花。她生日在九月，也好的啊，至少比我好。菊花虽然有一点寒气，也没有什么香气，可人家毕竟是花朵，灿黄灿黄的，花朵还很大。

只有我是不好的。我的月，是桂花。为什么要把我生在开桂花的时候，桂花最不好，根本就不算花。瞧它那样子，一坨坨地蹲在枝头，哪里有一个花的样子。一簇一簇缩着，简直惨不忍睹。

香气扑鼻又如何？不美。美是比香更重要的东西，当然选择美啦！

难怪自己不好看。对应桂花吗，能好看到哪里去？有时候又想，因为桂花有香气，所以自己才有那么一点灵气的吧？桂花就是不好看有香气的。生在桂月的人，也是不好看有一点灵气的。灵气是一个人内在的香味。因为没办法呀，长得又不好看，再没点灵气，那简直是一丁点存在的必要都没有的了。

可是要灵气做什么呀！我还宁可自己好看一点。灵气不灵气有什么要紧，好看才是顶要紧的，不好看灵气再多都没用。

十几岁在如皋小城念师范。古老庭院里桂花盛开，闻是真好闻，香气一直扑到人的鼻子来。秋天的校园，仿佛因此变得宽大而长远。然后又怎样呢，仅此而已，我还是不觉得桂花有什么好。

我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就觉得桂花有点好了。大概是前几年住绿城的时候吧？这地方，像是有山阴气。小区里的树木，自然是打理得极好的。种种繁花里，有一种，就是桂花。

一到秋天，桂花那个香气啊，夺人心魄。它不仅往人鼻孔里钻，也往人心眼里钻。香气欲沾衣，说的就是桂花。人打桂花树下经过，香气会沾在人衣裳上，跟着人回家。

有一段时间，顶讨厌小区里做卫生的阿姨。满院子溜达的桂花香气，都被她们摘到篮子里，一边摘一边拉家常。桂花像一些无辜的小鸟，被捕获、被制作。被做成桂花圆子，吃进孙子们的肚子。香气在枝头瑟瑟发抖。

好几次，我忍不住，让她们不要摘了。她们说，反正不摘也会掉，还不如摘了吃下去呢。让我说什么好呢，我又能说什么呢。抱香枝头死，我不好对她们说的。

我后来看一些杂七杂八的书，巫术。书里有一种游魂，会夺舍。夺舍就是一个人的魂魄占据另一个人的肉体。

有时候，我会想，桂花也会夺舍。好多秋天里的人，都被桂花夺舍了自己都不知道。桂花不仅会夺舍，还会夺梦呢！桂花的香气，钻进人的梦里。桂花的香气，沾染了秋天的梦境。

往往会醒在桂花香气的午后。窗外望去，秋天这么好。香气像一条逶迤的长带，搬运一块块甜蜜的蛋糕。驮在蚂蚁的背上。一块一块的，驮到人眼前。秋天蓝，清澈。香气缭绕、氤氲。天地之间的距离，变高了、远了。有点空旷，有点安谧，有点甜。

秋天这么好，充满了香气喜悦和希望。我的心房在鼓荡，秋天装满了我的心。我开始变得香起来、高起来、远起来。阳光照亮了我的房间，这是午后的带有桂花香气的阳光。天空和大地之间的事物，都被桂花夺舍了。云朵在天空流动，鱼在湖水和人的眼睛里游。桂花的香气，像一个长长的队伍，走在人间。秋天用香气和月光写情书。香气像银子一样，铺满收信人的房间。